

草原卷

青/少/年/必/读

# 水碗倒映 整个天空

鲍尔吉·原野/著

绿色散文系列丛书  
鲍尔吉·原野



吉林文史出版社

绿色散文系列丛书  
鲍尔吉·原野

草原卷

青/少/年/必/读

# 水碗倒映 整个天空

鲍尔吉·原野/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碗倒映整个天空 / 鲍尔吉·原野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4. 1

(绿色散文阅读丛书)

ISBN 978-7-5472-1887-7

I. ①水… II. ①鲍…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3827 号

SHUI WAN DAO YING ZHENG GE TIAN KONG

书 名: 水碗倒映整个天空

---

著 者: 鲍尔吉·原野

出 版 人: 孙建军

责任编辑: 于 涉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6037507

网 址: [www.jlws.com.cn](http://www.jlws.com.cn)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472-1887-7

定 价: 28.00 元

## 目 录



## 图瓦大地

大 清 .....	1
对岸的云彩 .....	3
甘丹寺的燕子 .....	5
花朵开的花 .....	6
划船者 .....	9
婚礼记 .....	11
金道钉 .....	14
灵魂潜入向日葵 .....	16
谁是天堂里的人 .....	19
水碗倒映整个天空 .....	22
沼泽里的歌声 .....	23
转经筒边土 .....	27
走不过边境的树 .....	29
他乡月色 .....	31

## 静默草原

静默草原 .....	34
------------	----





凹地的青草 .....	35
勃隆克 .....	36
布尔津河，你为什么要流走呢？ .....	37
草 .....	38
草垛里藏着一望无际的草原 .....	39
干 草 .....	40
根河的夜 .....	41
河边的灯心草 .....	43
河对岸的星群 .....	44
后退的月亮 .....	46
激流河 .....	47
寂静统治着山林 .....	48
金莲花如石头压满大地 .....	50
拎起裙子过河 .....	51
苜蓿花的河谷 .....	51
青海的云 .....	53
捉迷藏的小河 .....	54
山顶上看不清河里的小鱼 .....	55
闪 电 .....	56
夏季从阿龙山开始 .....	56
像父亲一样灰蓝的群山 .....	59
星子缀满天空 .....	59
行走的风景 .....	60
云沉山麓 .....	61
云什么时候变成有用的东西呢？ .....	62
云是一棵树 .....	63

## 马如白莲花

马如白莲花 .....	65
-------------	----



大雁幸福 .....	66
马群在傍晚飞翔 .....	66
马似雕像不动 .....	68
牧区的狗 .....	68
牛比草原更远 .....	68
小马吃奶 .....	69
小马趟水 .....	70
小羊羔 .....	70
羊群回家 .....	71
月光下的白马 .....	73
燕子带来兴旺发达 .....	74

### 骑兵流韵

我 爸 .....	75
我 妈 .....	79
骑兵流韵 .....	81
父 亲 .....	84

### 我妈的娘家亲戚

我先说几句 .....	86
大姑姥爷 .....	89
宁丁舅舅 .....	92
其木格姑姥与其其格姨 .....	95
黑姥爷、一中姥爷以及倒抽气的亲戚 .....	98
沙日拉咿绕，我的马 .....	100





酒 别 .....	105
北呀京的金啊山上 .....	107
飞机开到家门口 .....	110
阿斯汗 .....	111
以吃论英雄 .....	112
阿斯汗的蓝胡子 .....	112
阿斯汗言论 .....	113
甘 珠 .....	115
照 相 .....	117
分衣记 .....	118
狗的时间观念 .....	120
继 母 .....	122
满特嘎 .....	124
萨如拉 .....	126
阳光碎片 .....	127
自来水 .....	130
听到了血流的声音 .....	131
寻找鲍尔吉 .....	132

### 说汉语的嘴

走马阿鲁科尔沁 .....	136
草木不会白白长在这里 .....	138
长城之外的草香 .....	140
从我梦中打马走过 .....	146
海拉尔棉鞋 .....	147
黑酥油与白酥油 .....	149



神之丸 .....	150
石头铺满蓝哈达 .....	152
手如树根 .....	154
说汉语的嘴 .....	155
土离我们还有多远? .....	156
蔚蓝色的鸡年 .....	159
寻人记 .....	162
岩 画 .....	164
羊倌札木苏和烙饼的本命年生日 .....	168
爷爷的名字 .....	172
油 灯 .....	175

## 我们为什么热爱自己的故乡?

我们为什么热爱自己的故乡? .....	177
额尔古纳的芳香 .....	178
火 .....	180
吉祥蒙古 .....	181
精神边疆 .....	185
来, 把手给我 .....	188
蒙古男女: 形同兄妹是冤家 .....	190
蒙古男人 .....	192
梦里鲜花开放 .....	194
你到过月亮吗? .....	196
燃灯人 .....	197
水啊, 水 .....	198
水的身影 .....	200







头 发 .....	201
肖 邦 .....	203
一辈子生活在白云底下 .....	205
伊胡塔的候车室 .....	206
银 匠 .....	207
银老师 .....	211
银器的笑容 .....	214
云 良 .....	215



# 图瓦大地

## 大 清

巴彦伯、托托、杰日玛，另一位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是图瓦国的呼麦歌手。他们让我惊讶的，是每人脑后梳一条鲁迅说的“油光可鉴”的大辫子。

呼麦，在图瓦叫“呼美”。如果用“民歌地图”来述说蒙古音乐风格，长调始于锡林郭勒，穿越蒙古国和俄联邦的布里亚特。到达图瓦后，节奏鲜明，气味趋近高加索。伴奏乐器弓弦越来越少，弹拨越来越多。他们演唱的歌曲如马蹄踏石，节拍每分钟在160—180左右。

我们约他们拍摄节目，在叶尼塞河边。

在这儿，河流由东转向北，在镜头里是蓝色的，又有远山更浅的蓝。他们的演出服是蒙古袍，皮靴足尖上翘（满洲样式），纯银火镰挂腰上，最豪洒的是他们的辫子。在中国，见不到辫子了，大姑娘都不梳。

我怕冒昧，还是发问：“你们的发式……”

“大清发式。”巴彦伯自豪地回答。

两鬓剃除，余留成辫，清朝官民皆如此，这会儿见到了真人。见到便想到，男人要是衰老，白发脱发，从辫子上一眼就看出弱，难怪李鸿章爱戴一条假辫儿。

他们唱，我们录。呼麦，是一个人哼唱两个旋律，还当别人演唱的背景音乐，类似长笛，圆号或低音提琴的音效，当乐队用。当然他们有乐器。我边听边想，这种演唱其实可以赚大钱。他们说去过纽约和伦敦，没赚到什么钱。夏季，他们每人每天的演唱收入平均不到人民币五元钱。其他季节没游客，也就没收入。

有经纪人吗？他们说有，罗伯特·休，图瓦唯一的美国人。

演唱休息，托托对我说：“我们崇拜大清。”

我不知该怎么说，问：“是清朝吗？”

“对。”巴彦伯眼里燃起神往的光彩，“大清，一个谦逊的帝国，了不起。”

我按说比他们了解大清，至少电视剧看得多，但这个话题让我不知说什么好。十八世纪，图瓦曾是大清版图的一部分。



“你们对大清的美好印象，能说出一个例子吗？”

“谷歌。”巴彦伯竖起右手大拇指。

谷歌，他们上网搜索大清？

杰日玛纠正：“故宫。”

“也许是。”巴彦伯说，“多么大的院子啊！铺满了青砖，一万名官员下跪，‘扎！’是真正的帝国，俄国人只会武力。”他竖起小拇指，再把指甲弹一下，像剔鼻涕渣。

“你们怎么了解大清的？”

“太爷说过的。”巴彦伯说。

“图瓦人留辫子的多吗？”

“过去的老人，偏僻地方的人现在留辫子。”

巴彦伯说，图瓦人辫子是跟满洲人（满族人）学的，出自萨满原典。辫子在头顶，代表灵魂。阵亡的满洲人要是带不回尸体，他的辫子也能入祖坟。两鬓剃发，是让太阳光照在太阳穴上。满洲人认为，辫子地位最高，不可污损，男人没辫子等于没灵魂。

这时，一个欧洲人走进帐篷，是休，刀脸，淡黄的眉毛近于乌有，裤子上有七八十个洞，露着肉和汗毛。录制节目没有告诉他，他很不满意，说，这个节目如果录了，中国市场就没了。

歌手说没关系，中国是大清的故乡。

休说，如果他们非要录，合约中香港、台湾的演出将取消。

他们说香港、台湾不值一提，北京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故宫。

休气愤地挤眼，再挤眼，转身走了。

巍峨的金銮殿，红宫墙的黄琉璃瓦，男人化装成女人唱戏——这是巴彦伯心中的北京，他在纽约唐人街图片上看到的。

“我们能去北京吗？”

制片人说：“能，太能了。北京欢迎你们。”

欢迎这个词让他们不好意思。他们互相看，互相不好意思。在图瓦，词是词本来的意思，不随便说。“欢迎”让他们感到自己矮小。最后唱一首歌是《大清啊大清》。

“宫殿的檐角隐现在云端，它的名声人人啊知道。火焰珊瑚堆成假山，路旁生长椰枣和肉桂树，老虎在大街上睡着了。大清啊大清，万国向你致敬。大清啊大清，走在你的土地上，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歌词翻译，我止不住大笑。这哪是大清啊？康熙皇帝没听过这个歌真是可惜。歌手们脸上诚挚的表情在说：一个王朝的美不容怀疑。这个歌唱一百多年了，大人小孩都相信珊瑚的假山、肉桂树、老虎在大街上睡觉。



我给别人讲图瓦男人留辫子的事，他们不信，更不信南西伯利亚的图瓦人怀想大清。有一次，央视国际新闻播出最后一条，普京领两个女儿到图瓦度假，画面上，普京坐在篝火边，身旁是巴彦伯和托托。

我起身指着电视喊：“巴彦伯，辫子！”

家里人吓了一跳。留辫子的巴彦伯们两秒钟就消失了，但被我看到。他们唱歌，普京儿童式的表情里微含嘲弄。歌手也许正唱《大清啊大清》，没人告诉普京，图瓦人厌恶俄国，喜欢大清。

## 对岸的云彩

我写作不怎么使用“美丽”这个词，觉得它是给偷懒者或儿童用的。可是，看到从克孜勒城北面流过的安加拉河的时候，我心里浮出的词就是“美丽”。

对河水而言，“美丽”说河面的温柔丰腴，水鸟追着河水飞翔。杨树倒映在水面，看得清叶子背面的灰。河怕扰乱杨树映象，似乎停流。水面浮走的水泡证明它还在行进。野花十几朵挤在一起摇摆，开成圆筒粉花的风信子，细碎微紫的马钱花，黄而疲倦的月见草花，在岸边伸长颈子观察河水。河水保持着荒凉中的洁净。

九十九条河流注入贝加尔湖，只有安加拉一条流出。它汇合叶尼塞河投奔北冰洋。当地传说，安加拉是贝加尔湖宠坏的女儿，与小伙子叶尼塞私奔了。

我在安加拉河边跑步，脚下是石板、草地或沙滩。跑五公里，到——我也不知这叫什么地方——还在河边，歇息。左面一座高崖，像城墙垒到河边停工。对岸有一处铁道线，偶过蒸汽机车，烟气纠结不散，白得晃眼，像被天空遗弃的私生子云。

仰卧起坐中发现，崖上坐一个姑娘，俄罗斯人，而不是常见的图瓦人。她的象牙色的长裙从膝头垂盖草丛，身边蹲一只黄狗。在旷野里见到一位姑娘，思绪被她牵制，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做一组这个看一眼她，做一组那个再看，后来索性不活动，看她。因为是早晨，河面的风吹得她的金发微微颤动，她不时把裙子拎起来掖在腿中间。这时，对面一列火车开过来，黑色的货车。姑娘猛地举起一束花（她手里竟有花束），举得高高的，左右摇摆。火车传来汽笛声。

姑娘花束，火车汽笛，中间隔着温柔的安加拉河。我几乎要赞颂，这是意大利电影才有的浪漫。

火车驶远，变小，姑娘举花束的胳膊慢慢落下，黄狗冲火车叫个没完，嫉妒。

我回转到宾馆，其实整整一天，脑子里在还原这个场景。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在河边又看到此景。不同的是，第三天姑娘换了一条天蓝色的裙子。



我原本想登上高崖，路很远。高崖是凸凹的页岩，像中国人说的龙，越近河岸越高，姑娘在龙头上。我在下面仰望吧。

姑娘向火车挥动花束，汽笛回应。花束每天都不一样，紫穗的苋草，橙色的秋萝，菊花般的铁线莲。西伯利亚的野花太多了，采不完。

第三天，我边走边回头看姑娘，竟走进羊群里，吓了一跳。一个图瓦人赶着羊群来到河边，他头上包裹义和团式的红头巾。我对他笑，他回笑。

我指指崖上的姑娘。

牧羊人：“唉，她是瞎子。”

“她不是每天向火车挥手吗？”

“噢，”他瞥一眼，“开火车的是她相好，当兵的。我见过他们在一起。军人，不一定哪天就走了。”

他用牧羊鞭指前面：“你顺着这条小道从崖下绕过去，在桥边，就见到姑娘了，那是她必经之路。”

我来到桥边，不知为什么，心“怦怦”跳起来。想到她是盲人，安稳点儿。说着，姑娘走过来，手牵黄狗，手臂伸挡眼前的树枝。她走得那么骄傲，双眼在眼窝里闭着，脸上有笑意。我屏息，像仪仗队员一样挺直身子，怕她发现。姑娘走远，红地儿白花的裙子从草丛一路扫过。盲人向火车挥动花束，她怎么采到那么多好看的花呢？

早起，我跑到河边，姑娘已经在崖上，穿一身白衣裙。时间到了，该死的车还没来。

过了半个多小时，火车从地平线出现，是一列绿色的客车，不是黑皮货车。车声渐大，姑娘站起来挥动花束，这捧花比昨天更鲜艳。她挥动，不停地挥动，火车一声不吭跑远。

姑娘站着，花束贴胸前，看不到她的脸。黄狗朝绿色的客车怒吠，像骂它忘恩负义。

西伯利亚的火车，不一定按时刻行驶，车次也不固定。那个当兵的如果不走，应该让姑娘知道才好，这只是我的想法。后面两天，绿客车天天开过来，不向花束鸣笛，姑娘在火车开走后站立很久。

离开克孜勒那天，别人午睡，我来到高崖上。这一块青石姑娘坐过，下面的青草依偎在她裙边。地上，躺几束枯萎的花束。我拿起一束，迟疑地向空旷的对岸摇一摇，没回应，云彩若无其事地堆积在对岸。摇动中，干枯的花瓣洒落在青石上。

## 甘丹寺的燕子

燕子，挺着白色的胸脯，在雨前凝止的空气中滑翔，离地面越来越低。艳阳天，它们不知在哪里。

燕子，骄傲又轻盈，恰是少女的特征。在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我见到一只通灵的燕子。虽然有人说燕子全都通灵，但这只燕子有故事。

甘丹寺在乌兰乌德郊区，寺旁密生黄皮的樟子松，夕阳从树缝射入，它们披挂黄金的流苏，倚靠黄绿两色的庙宇琉璃瓦，真是脱俗。

“如果你秋天到这里来，”住持强丹巴说，“树林像包上了金箔。再往后，白雪盖在上面更好看。”

第二次进庙是录一首梵呗。布里亚特蒙古语的喇嘛唱诵，述说人行善得到的从第一到第八十一种好处，生动甚至风趣；多声部，石磬伴奏，和声跟樟子松的香气好像有神秘联系。

大殿上，高大的佛菩萨像从西藏和印度运来，无数铜碗燃亮酥油灯。

强丹巴看一眼手表，“一会儿诵大悲咒，燕子就来了。”

“燕子听经？”

“对。”强丹巴说，“这个燕子不是每天来，初一、十五肯定来，有时住在殿里。村民把家里的酥油灯送进庙里，燕子给他们点灯。”

“点灯？”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看，这是灯，灯芯在这儿，对吧？村里人把灯放在佛前，喇嘛用火柴把它点着，对吧？”

“对。”

“这时候燕子从梁上飞下来，喙在这个灯的火上啄一下，放在那灯上，火上有油。特别快，不快就烧着燕子了。酥油灯就点着了，可好了。”

身披绛红大氅的喇嘛陆陆续续进殿，落座。

他说：“燕子该来了。我给它起名叫‘卓拉’，意思是佛灯开的花。你听过大悲咒吗？知道词吗？”

“听过。”我忸怩一下，“记不住词。”

“噢，没关系。其中有一句词燕子随诵，一会儿你听。”

螺号声起，强丹巴领诵，众喇嘛齐诵大悲咒。深浑的低音伴随高低错落的梵语经文，声音吐露无畏纯真。每次听闻，我悉有泪涌。经诵到第二句的时候，一只燕子悄然飞落在梁上，俯首。我想起燕子随诵一事，看，燕子中间好像张一下嘴，我分不清是哪句。燕子在第二遍和第三遍诵经中都张一下嘴。

结束，强丹巴问：“听到燕子念经了吧？”



我老实说：“没听到，它好像张一下嘴。”

“对的。大悲咒开始：南无，哈辣达奈，多辣亚耶，南无，窝力耶，婆卢揭帝，索波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安。”

强丹巴停下来，认真地说：“这是第十二句，安。这时候，燕子张叫：安。”

“它懂经文？”

“懂。能说的就这一句。这个燕子还救过我的命呢。”强丹巴说。

甘丹寺早先没这么好，只有几间旧僧舍。强丹巴自个儿在这儿修行。他每诵大悲咒，燕子卓拉就飞来，他们那个时候认识的。一天，强丹巴病了，躺了几天几夜。他要睡，枕边的燕子啄他眼皮，怕他死了，不让睡。后来，强丹巴把僧衣剪下一小条，写上字，对燕子说：“卓拉，你可怜我，就把这个红布条送到莲花寺住持僧格的那里。”燕子衔着布条飞走了。不久，莲花寺的僧格骑马来到，吃了僧格的药，强丹巴的病好了。

强丹巴说：“动物啊、草木啊，都有灵。你用好念头对它，它就对你好，这是常识。”

他说这是“常识”，我却惊讶。我们说话的时候，燕子卓拉在梁上一直露着小脑袋听。强丹巴看它，说：“我诵大悲咒，你注意听第十二句。”

“南无，哈辣达奈……安。”

燕子张嘴出声，像“啊”。真乃如此。诵毕，我问大悲咒经文是什么含义？

“除去一句，都是菩萨的名字啊。”

燕子点头，飞出殿外。

## 花朵开的花

我爸说，东部蒙古人原来与后来信仰萨满教，确认天地万物都有切实的灵魂。“波”这个词，为通古斯语族所共用，指萨满教的巫师。蒙古、鄂温克、布里亚特、满族都如此称谓。

在贝加尔东岸，我见到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波”。

在一座刚建好的喇嘛庙，雪花石栏础和台阶两侧放满信众放的钱币，银光闪闪。停车场上，一个人盯着我看。他有着突厥人的脸——宽脸扁鼻、高颧细眼，这是中国人所认为的蒙古人的长相。他前胸一面明亮的铜镜，用绳挂在脖颈上。

我对他躬身施礼，他没理。我改致帽檐礼，他点头，说：“中国海拉尔地方乌里根河的人，都长着你这样的相貌。这是蒙古人标准的长相的一种，朝花可汗的子孙。”

我有受宠的感觉。我近世祖正是朝(cháo)花可汗，但我没去过乌里根河。我问他铜镜。

边上一个人（后知是警察局长）说：“他是波”。

波——他的名字叫尼玛，留给我地址，几乎命令我明早去他家里。

尼玛的家盖在山顶上，屋顶有汉地庙宇的飞檐，在一片木板搭建的贫民窟中露出显赫。尼玛对摄制组的灯光、机器毫不陌生，领我们进入做法事的厅堂。

他的法帽如清朝的官帽，戴上，开始作法。尼玛身后是一幅朝曦出海的彩画，印刷品。上方挂他母亲的照片，两侧挂滚金蟠龙立轴。在图瓦常常遇到的龙的形象，这是清朝留下的印记。他们的语言中有“大清”这个词，指清朝。他为来自蒙古国东方省的妇女龙棠占卜。龙棠在一张白纸上写字，尼玛放进白碟子里烧掉。尼玛探究灰烬的形状和碟子上留下的烧痕，说：“你的羊群并没有丢失，头羊的灵魂飞走了，所以羊群躲在你家东南方向的山坳里。”

这些话是翻译过来的，我不懂布里亚特语。

做法事时，一个姑娘手把着门框向里看。她也就二十岁，脸很白，眉眼迷惑，挺着小小的胸脯。她叫其其格玛，龙棠的女儿。

我们录制这一切。

尼玛让我报上生辰八字。

他看过，说：（翻译译出大概）你是黄金家族后裔。16世纪，你的祖先来过布里亚特，后来到了蒙古国北部，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和我爸说的一样）。你的一位直系祖先在这里给人们治病，病死在荒野里（我爸没说过）。他时时刻刻想回去，他知道你来了（我开始紧张），他快要到了，在路上……

尼玛说祖先到此，对我有一点点危险。比如，不排除借我的躯体返回内蒙古这种可能。尼玛说：“别急，我劝他回去。”

他让我高举一碗奶茶，在激烈的鼓声里垂首默祷祖先安适。尼玛的导引词说：回去吧，喝下这碗奶茶，回到你住的森林里去。你的子孙很好，他将健康地在漫长的岁月中挥发家族的荣耀。

我举碗的手越来越抖，想到祖先为这里的人民舍命荒野，不觉泪爬两颊，擦不得，吸进鼻腔。

“回去了，你的祖先。”尼玛松了一口气，擦汗。我送他钱，尼玛坚决不受。倚在门框的其其格玛抽泣着，泪汪汪地看着我。

我出去跟她会说会儿话。她是乔巴山市的小学英语教员，请求我别说英语。她说得不好，我压根儿不会。我们用蒙古语对话，但蒙古国的词汇对我来说很陌生。后来干脆用手语。

其其格玛了解我的情况。

她“问”（用手比画）：白胡须老汉和佝偻老太太怎么样？这是问我父母。我说他们很好，没胡子也不佝偻。

她“问”：你一个枕头睡觉还是两个枕头睡觉？





我答：两个枕头，结婚了。

她“问”：你小孩？手比膝盖下。

我答：小孩像我这么高，在北京。

她知道北京，问小孩在那里做什么。

我说“读粗学。”这是口误，蒙古语“粗”和“大”有时是一个词，读大学。

她表示在北京读大学了不起，跟在伦敦、纽约一样。

“宝日吉根（鲍尔吉），”尼玛喊我，“端奶茶。你的祖先又来一位看你，他是一个军官，骑马来的……”

尼玛祈祷，我敬茶。

“军官回去了，现在一切平安。”他快活地点燃一支烟。

我们喝茶交谈，等司机过来。

一个军官大步进屋，手指着我和尼玛说话，态度激烈。窗外有一匹马和一群狼狗。我心收紧，十六世纪的祖先们包括军官不都回家了吗？怎么又来了？

两人争辩，手势强硬，不时看我，显然与我相关。我不知躲起来还是待在这里，其其格玛泪流得更多。

我问翻译怎么回事。他狠狠地说：“你最好别说话。”

突然静下来，军官走了。“波”——尼玛显然很扫兴，也走了。其其格玛的母亲龙棠对我摇摇头，走了。

我说走吧。外边来一个男人拦住我，他抱着其其格玛的肩膀，说一番话，示意翻译。

翻译说：“你站到这里。”

我和其其格玛面对面站着。

翻译：“宝日吉根，你愿意娶其其格玛为妻吗？在这里和她生活。”

我不知所云，看每个人的脸都不像开玩笑。其其格玛焦虑地看着我。

“快回答。”

“我……”我说，“我早就结婚了。我……”

“说娶还是不娶。”

原来其其格玛有意于我，军官是前来相看的人，对我没看好，尼玛为我辩解。

“不娶。”

“不娶谁？”

“我不娶其其格玛为妻。”

没等翻译，其其格玛从我脸上已得到答案，泪珠一颗颗滚落。

接下来，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了，大家劝其其格玛，她摇头，哭。

我们悄悄地收拾三角架、灯和摄像机，走出屋。我前腿刚迈上车，被人拽下